

文明交流互鉴与犹太思想的演进

——董修元《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思想研究》读后^{*}

王强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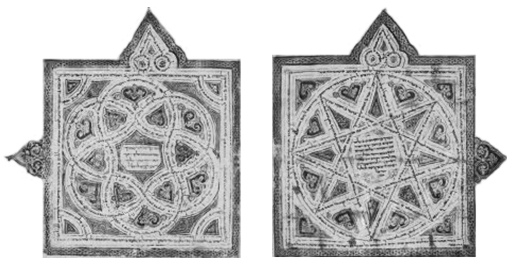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摘要】董修元的专著《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思想研究》，是近年来国内学者研究迈蒙尼德思想的最新代表性成果之一。作者选取迈蒙尼德思想中的宇宙生成论为研究对象，通过批判性地检视国际学术界既有研究成果，自由出入于犹太教和古希腊哲学经典、地中海周边的思想世界、基督教神学、伊斯兰教凯拉姆、萨比教、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乃至印度佛教思想之间，以缜密整严的结构和细致绵密的分析展示了迈蒙尼德在这一主题的思想渊源及其影响。本文主要从作为犹太教根本神学问题的宇宙生成论、迈蒙尼德应对萨比教的态度与策略、“辩证论证”作为阅读迈蒙尼德的锁钥与方法、凯拉姆原子—偶因论的古希腊抑或印度起源、迈蒙尼德思想与《迷途指津》的接受与研究等方面进行解读并就教于作者。总体而言，该书绘就了一幅文明交流互鉴和犹太文明演进的生动画卷，将有助于读者了解犹太哲学融汇文明众流的知识生产和创新能力，同时推动汉语学术界迈蒙尼德研究的话语体系建设进程。

【关键词】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萨比教；辩证论证；《迷途指津》

迈蒙尼德(Mose Maimonides)在犹太传统中历来享有崇高的位置，柯莱特·西拉特(Colette Sirat)将其视为犹太思想“旧时代结束和新时代开启”的关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先知形象的拉比诠释与犹太教话语体系重建研究”(24BZJ043)阶段性成果。

^{**} 王强伟，山东大学犹太教与跨宗教研究中心、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宗教学系副教授。



键所在。^① 保守推算,汉语学界闻见迈蒙尼德及其思想至少有半个世纪之久了^②,而其代表作《迷途指津》全书汉译本的出版业已足有 27 年^③。然而数十年来,汉语学界对于迈蒙尼德思想的关注与认识都远远不够,有关迈蒙尼德的研究专著并不多见,而董修元在其博士论文基础上修订出版的《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思想研究》^④一书,正是国内学者研究迈蒙尼德思想的最新代表性成果。

该书共计 35 万字,分为“导言”和正文四章,以及附录两篇文章。作者选取迈蒙尼德思想中的宇宙生成论为研究对象,以缜密整严的结构和细致绵密的分析展示了迈蒙尼德在这一主题的思想渊源及其影响。第一章主要说明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思想的来源以及他对于该问题的定位。作者分别梳理了圣经创世论和古希腊哲学宇宙生成论两条脉络,并展示了二者在古代晚期的汇流。本章还论及一神论创世信念的命题化以及中世纪前期世界有始—无始争论截至迈蒙尼德时代的发展。接下来,作者用两章的篇幅集中处理迈蒙尼德对宇宙生成论问题的两种主流思路的评析。其中第二章考察了迈蒙尼德对哲学家的宇宙永恒论证的评述,第三章考察了迈蒙尼德对凯拉姆世界有始论证的批评。迈蒙尼德正是通过与以上两种主流宇宙生成论思路的交锋中,形成了自己的观点。第四章主要分析迈蒙尼德基于前述两种思路而提出的特殊决定论证,展示他在宇宙生成论问题上的最终立场,并阐释其思想史意义。附录两篇文章是作者对于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的专题研究,迈蒙尼德的思想形成曾经深受其影响,附在这里有助于方便读者进一步理清迈蒙尼德思想的发展路径。在阅读该书的过程中,笔者跟随作者的思路,辗转腾挪于犹太教和古希腊哲学经典、地中海周边的思想世界、基督教神学、伊斯兰教凯拉姆、萨比教、阿拉伯亚里士多德主义,乃至

^① 参见 Colette Sirat, *A Hi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 in the Middle Age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5), 157。

^② 根据笔者的有限见识,“迈蒙尼德”最早见于汉语学界,或许是在 1958 年苏联版《哲学史》第一卷汉译本中。该书对于迈蒙尼德的哲学思想进行了简要评介,并将其哲学代表作《迷途指津》译作《指路明灯》。参见敦尼克、约夫楚克、凯德洛夫等主编,《哲学史》第 1 卷[History of Philosophy(1)],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 Central Compilation and Translation Bureau 译(北京[Beijing]: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1958),251—252。

^③ Moses Maimonides 摩西·迈蒙尼德,《迷途指津》[The Guide of the Perplexed],傅有德 Fu Youde、郭鹏 Guo Peng、张志平 Zhang Zhiping 译(济南[Jinan]:山东大学出版社[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1998)。

^④ 董修元 Dong Xiuyuan,《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思想研究》[A Guide of Maimonides' Cosmogony] (上海[Shanghai]:上海三联书店[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2022)。下文凡引用本书,只列页码,不再标注出版信息。本书收录于傅有德主编的“犹太学博士文库”,2016 年该丛书还出版过两部专门研究迈蒙尼德思想的著作,分别是赵同生的《迈蒙尼德宗教哲学思想研究》和夏歆东的《迈蒙尼德寓意释经法研究》。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5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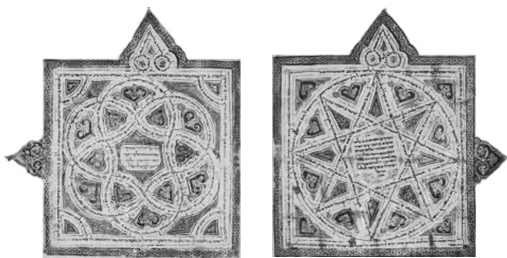
印度佛教思想之间,不禁叹服于作者渊博深厚的知识储备并能够调配运用自如,同时进一步确证了犹太思想正是在文明交流互鉴的过程中实现发展。作者以细腻而独具特色的笔触,将这一议题的来龙去脉、勾连旁涉及其内外古今的影响娓娓道来。全书亮点多多,囿于个人学力与学术兴趣,仅撷取几处与读者诸君交流并就教于作者。

一、宇宙生成论:犹太教的根本神学问题

中国读者可能对于该书选取的研究主题“宇宙生成论”略有隔膜。世界究竟如何开始?中国的思想传统对此并不关心、也不执着于此。像理学家张载标举“为天地立心”,王阳明直称“宇宙便是吾心,吾心即是宇宙”,都是把“世界/宇宙/天地”的存在当成了理所当然,思想家要做的只是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寻规律和法则罢了。但是我们也知道,犹太教经典中《创世记》开篇却以一种叙事的方式向读者描述了世界的开端,并为后来的基督教传统和伊斯兰神学所继承和发展。同样,在古希腊哲学传统中,探究世界之由来和宇宙运行之法,也是诸多学者或学派孜孜以求的学问。因为在这些传统中,“一个人如何理解世界的起源,直接关系到他对世界的理解”^①。进入中世纪,世界永恒抑或始于被造,始终是一个聚讼纷纭的热点议题。作者指出,“宇宙生成论问题作为自然哲学与形而上学的接合点,在古代和中世纪哲学史上起到关键的枢纽作用”(第1页)。可以说,这个议题牵动了西方思想界的根脉,对于这个问题的理解和解释,决定了不同的思想路向乃至文明走向。

作者在书中追溯了两条平行发展的脉络,分别是《希伯来圣经》的创世论和古希腊哲学的宇宙生成论。作者指出前者是迈蒙尼德宇宙创世论“最根本的思想来源”(第32页),并对创世的相关经文重新进行了思想史梳理和解读,揭示了《创世记》与近东神话的同源,以及前者对后者的改写。关于古希腊的宇宙生成论,作者依次探讨了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有关“创世”思想,通过梳理这一脉络在几代古希腊哲学家群体的承递演进,最终“在希腊化时代宇宙永恒论成为哲学家们的共识”(第53页)。作为“两希”文明交流互鉴的一个典范,这两种脉络最终实现“汇流”,从而产生出“从无创世”的教义,形成了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的思想背景。与中国传统迥异,犹太教将宇宙生成论视为“根本神学问题”(第74页)。迈蒙尼德也在《迷途指津》中以“居于中心位置”和“最大的

^① Kenneth Seeskin, *Maimonides on the Origin of the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2.



篇幅”(第 23 页)来处理宇宙生成论问题。

二、萨比教:犹太教的敌手及迈蒙尼德的应对

第二章以《迷途指津》第二篇第十四章为文本基础,作者逐一分析了迈蒙尼德在书中所列举的亚里士多德及其后学,以及新柏拉图主义影响的阿拉伯亚里士多德学派分别从“世界之本性”和“神之本性”来论证宇宙永恒的七种方法,首先展示迈蒙尼德对于这些方法进行的“复述”,而后对于这种“六经注我”式的“复述”与原意之间的差别与意图进行分析。《迷途指津》这一部分最后,迈蒙尼德还评述了第八种方法,即萨比教。笔者认为,作者对于萨比教的呈现以及迈蒙尼德对于萨比教的批判,是一个典型的宗教发展规律范本,值得引起宗教学和宗教史研究学者的重视。

萨比教,“字面意思就是萨比教徒的教派或教义”,萨比教徒最早见于《古兰经》(2:62,5:69,22:17),被译为“拜星教徒”。从《迷途指津》的相关描述可知,萨比教崇拜天体,持世界永恒论。迈蒙尼德认为亚里士多德引用了萨比教的观点来证明自己的世界永恒论。迈蒙尼德从此出发,将“所有宗教区分为亚伯拉罕—摩西传统和萨比教传统”(第 112 页),而且这两种传统之间的关键区别在于宇宙生成论的分歧:前者坚持从无创世,而后者信奉世界永恒。(第 124 页)

根据作者的分析,迈蒙尼德认为亚伯拉罕传统一神教信仰始终与萨比教作斗争,而萨比教虽然最终在这场信仰之争中落败,但是其影响并未根除,而是混杂吸收了部分《圣经》叙事,以隐而不显的形式继续蛊惑民众,“萨比教的‘残余’在犹太教内尚有回响”(第 115 页)。迈蒙尼德在批判诸如泥守字面解读《圣经》经文等行为时,常将其与萨比教相类比:都是“放弃理性的探究与判断,而试图通过感官、想象或对习俗的盲从来达到对神的认识”(第 115 页)。迈蒙尼德始终对萨比教高度警惕,他把这种可以联系到一起的行为,视为“萨比教的回潮”(第 115 页),防范民众受到引诱而偏离一神信仰。

不唯如此。迈蒙尼德之所以坚定批判萨比教,还因为萨比教的行为在迈蒙尼德看来就是偶像崇拜,这与犹太传统一神信仰直接相悖。迈蒙尼德认为偶像崇拜“植根于人性的弱点,即对感性与想象的偏好”(第 125 页),圣经时代以色列人即因此而屡屡犯错,在作者看来,迈蒙尼德视偶像崇拜为“随时可能复活的潜在威胁”(第 125 页),所以要时刻警惕,防患于未然。萨比教将可感知的天体作为人与神沟通的中介,以弥补神的抽象性不易被人理解;迈蒙尼德严厉批判这种方式,认为这将导致大众遗忘真正的唯一神,而且会发展出一系列的通神法术去与这种可感知的神圣中介沟通,以达到自己的目的。这无疑就偏离了宗教信仰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5辑

的初衷。迈蒙尼德希望由此断绝通往偶像崇拜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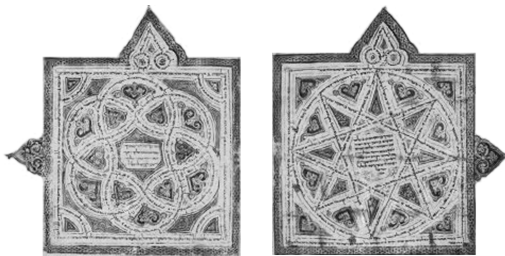
作者推定迈蒙尼德所批判的萨比教,实际上是“阿拉伯化的异教一神教”(第118页)。这种异教一神教,是希腊化哲学与伊斯兰教一神信仰的结合体。所以,迈蒙尼德批判或者抵制萨比教的意义就不只限于捍卫犹太教一神传统不受干扰,同时是犹太教与时代宗教思想潮流的一次交锋和较量。迈蒙尼德用心良苦如此,作者诚可谓几百年后的异域知音!

三、辩证论证:阅读迈蒙尼德的锁钥与方法

是否“预流”国际前沿,成为近代以来衡量我国学术水准的重要标尺。该书作者通过与迈蒙尼德研究的世界级学者对话、互动甚至质疑他们的方法,校正他们的结论,将我国的迈蒙尼德研究推进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全书随处可见的超强文本阅读能力以外,作者尤为重视阅读理解迈蒙尼德的方法论问题。

迈蒙尼德兼具哲学家和宗教学家的双重身份,导致他的思想始终以“谜一样的存在”而著称,同样这也是造成读者在阅读和解释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时言人人殊、难有共识的根本原因。受前辈学者的影响,汉语学界多从“调和理性与信仰”的宗教哲学角度来理解迈蒙尼德哲学,后来也有学者引入施特劳斯(Leo Strauss)所谓“隐微写作”的政治哲学解读思路。这两种进路都涉及对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思想的理解。其实国际学界更加多元化,作者详尽盘点了英语学界既有的关于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六种解读模式,并将中国学者的进路纳入其中,逐一进行了审查和反驳,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自己的新视角。作者给自己的方法论定位是:承认解释原则接近于施特劳斯的“贴近阅读”,主张“在尊重原文的基础上尽可能根据作者本人的陈述和历史语境去还原作者意欲表达的内在一致的思想”(第15—16页)。其一,作者承认迈蒙尼德的写作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隐微修辞”(第3页),但是他又特别指出,“隐微解读”并非一种必要的解读策略,尤其是当“看似矛盾的分歧能够在作者的方法论提示下根据明文陈述加以化解”时(第16页)。其二,作者的出发点是迈蒙尼德本人的声明(第17页)。当然,这就对作者的文本分析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作者在书中的努力也确实给出了充分的证明。作者标举的解读思路是在改良“隐微解读”并兼取各家之长的基础上推出的改良版的“辩证解读”,主张“从兼容教化意识的辩证思路出发去解决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陈述的矛盾—分歧问题”(第3页)。

作者这一“辩证解读”的方法论,与迈蒙尼德的“辩证论证”密切相关,成就了一项从研究对象提炼研究方法的绝佳案例。熟悉和习惯于逻辑论证的读者,对于辩证论证多不好理解。其实这是迈蒙尼德在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基础上做出的



发挥。作者在书中没有对“辩证论证”下一个严格的定义,但是下面这段话给了我们足够的提示:

迈蒙尼德以亚里士多德本人为范例呈现的辩证论证,是以科学知识为基础、遵循逻辑规范建构起来的,所得到的推测性结论不能与已被证明的科学知识相冲突,而且要最大限度地符合经验观察材料或为其提供更有说服力的解释。(第 26 页)

开放性而非严格恪守逻辑推论的唯一性,是辩证论证的显著特色。作者也明确指出,“辩证探讨的本质是一种对话”(第 156 页),对话是“最为经典的辩证论证形式”(第 175 页)。所以说,辩证论证和辩证解读都是一种开放性的讨论。这一方法不仅对于阅读理解迈蒙尼德的著作和思想至关重要,而且有望能对文明交流互鉴的实践与研究提供镜鉴。

四、凯拉姆原子—偶因论:古希腊抑或印度起源?

凯拉姆,也译作“伊斯兰经院哲学”,本义是“话语”“论辩”,在伊斯兰学术中指运用逻辑思辨来论证教义的科学。^① 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思想受到凯拉姆的影响,虽然表面上看迈蒙尼德对于凯拉姆始终持一种批判的立场。(第 169 页,第 219—220 页)本部分的一大亮点在于,作者质疑和批判了迈蒙尼德在学术界占据统治地位的凯拉姆原子—偶因论之希腊起源说,并进而考证出该理论的印度佛教渊源。

作者指出,凯拉姆学家们在基督教神学和古希腊哲学基础上发展出“原子—偶因论”,迈蒙尼德也坚持将凯拉姆原子—偶因论视为基督教神学和古希腊原子论的一种综合(第 148 页),由此他被视为伊斯兰原子论希腊起源说的鼻祖。但是作者通过勘察凯拉姆原子—偶因论和古希腊原子论之间存在的差异,批判了这一思路的不可信。作者更为看重皮纳斯(Shlomo Pines)主张的伊斯兰原子论的印度起源说。通过皮纳斯的线索,作者更加深入地检视了印度佛教与伊斯兰神学的交流关系,补充了“印度起源论”传承线索不完善的问题,将印度小乘佛教说一切有部关于“极微”的经典和思想进入伊斯兰世界的历史图景勾勒出来。(第 151—153 页)

^① 作者在书中未对“凯拉姆”本身展开详尽论述,可参看作者为新修订版《犹太哲学史》所撰的“犹太凯拉姆”一章相关内容。参见傅有德 Fu Youde 等,《犹太哲学史(修订版)》上卷[The History of Jewish Philosophy (1)](北京[Beijing]: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China Renmin Publishing Press],2023),189—205。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5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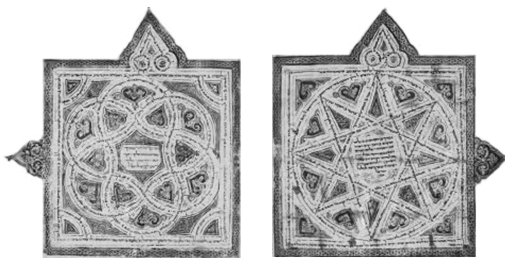
作者认为改宗者(此地被穆斯林征服之后,佛教徒改宗伊斯兰教)在佛教思想进入穆斯林视野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第154页)佛教知识分子素来擅长政治—神学论辩,“阿拉伯帝国东部的佛教改宗者们很可能参与了早期伊斯兰神学的建构,并将有部的逻辑学、认识论与宇宙论思想带入后者的机体之中”(第154页)。然而,具有明显无神论倾向的佛教思想与坚持一神教宗旨且极度强调一神主权的凯拉姆原子—偶因论实属两种不同的思想体系,二者究竟如何实现共融?作者设身处地为双方各给出一条解释回应了这一难题。其一是中亚的佛教学者在身处穆斯林征服的历史境遇中,主动吸取一神教思想对佛教教义进行了调整,为争取合法地位所采取的一种“方便”策略;其二是伊斯兰凯拉姆学家们吸收并改造了所接触到的说一切有部极微说宇宙论,使其成为论证神创宇宙的论证工具。(第155页)如此一来,与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伊斯兰凯拉姆等地中海本土思想迥乎不同的印度哲学经由有部佛学,被迈蒙尼德引入对话的场域,不同的思想体系再次于此交锋激荡,为新学说的诞生做好了充分准备。作者用心揭示的这一“大事因缘”,再次为文明交流互鉴提供了一例典范。

五、迈蒙尼德与《迷途指津》:曲高和寡与英雄落寞

该书主要围绕着细读迈蒙尼德的哲学名著《迷途指津》展开。《迷途指津》最初以阿拉伯语写作,后来相继出现了希伯来语、拉丁语、英语等不同译本。1998年出版的汉译本为汉语学界了解迈蒙尼德思想提供了重要文本依据。作者的分析也多依此译本,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受限于底本和语言能力,汉译本尚未完美。作者在征引汉译本的同时,多核对于1931年出版的阿拉伯语版(书中缩略为MJ)^①,以及1980年出版的阿拉伯语版(HA)。在现行汉译本存在不准确之处,作者都根据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文本给出了新的译文。作者对勘所用的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版本都是目前学术界通用的标准校订本,作者以其娴熟的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素养,为本书的文献引证提供了可信性保障。

《迷途指津》从来不是一部容易阅读的著作,很多慕名而来的读者最终踌躇难进。迈蒙尼德对于目标读者有着极高的期待。该书作者凭借坚强的毅力和出众的语言能力,读通了这部犹太传统的硬核经典。在捧读该书的过程中,读者或许也会如笔者一样,生出一种普通读者“僭越”阅读《迷途指津》力不从心的惭愧

^① 该阿拉伯语版本为 Pines《迷途指津》英译本所据底本。汉译《迷途指津》主要从 Michael Friedländer 的英译本翻译而来,此英译本译自阿拉伯语原始文本。因此,参照不同系统的阿拉伯语底本进行校勘,为译文最大程度的忠实度提供了保证。



感。或许这正是《迷途指津》和该书的魅力所在吧！

迈蒙尼德主要以《迷途指津》为阵地构画的“宇宙生成论”思想，在整个犹太传统中位置如何呢？有两点殊为有趣。其一，从书中可见，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的犹太本身资源（拉比犹太教思想）极为有限。书中有专节“早期拉比犹太教中的从无创世论”，但是仅涉及来自《大创世记》的一处例证。（第 59 页）难道迈蒙尼德更多受到外来思想的刺激而非转化自家资源来立说？这恐怕与读者的期待不相符合，毕竟迈蒙尼德娴熟于自家典籍。关于这个疑问，作者在后文会找到回应。迈蒙尼德对于传统犹太资源中的神秘主义元素刻意回避，作者认为这是由于拉比文献中存在大量与创世有关的神秘主义论述，与迈蒙尼德的“理性主义改革”道路相悖反。

其二，作者指出，“在处理宇宙生成论问题时，迈蒙尼德没有提及任何具体的犹太作者或著作”（第 73 页）。据作者推测，迈蒙尼德对于犹太哲学脉络中的萨阿底高恩、哈列维、伊本·以斯拉等前辈的著作以及卡拉派的世界有始论证，“不可能没有接触过”，“很有可能读过”，“应该也有了解”（第 73—74 页）。而对于他不提及、不引述前贤的原因，作者推断“这也反映出他对犹太思想前辈的总体评价较低，认为他们没有达到同时代阿拉伯—伊斯兰知识界的一般水平”（第 74 页）。由此，迈蒙尼德清高自诩、“独上高楼”的形象跃然纸上。

迈蒙尼德的这一态度，或许为他的宇宙生成论思想在本传统内部的命运走向埋下了伏笔。作者指出，13 世纪以来的犹太亚里士多德主义哲学家群体，名义上尊奉迈蒙尼德为“宗师”，实际上秉持的却是阿维罗伊确立的逍遥派家法；他们认为迈蒙尼德对于世界有始的支持是“迁就大众的一种修辞策略”（第 211 页），他实际上是接受并主张世界永恒的。迈蒙尼德真实立场的影响反而要到拉丁经院传统中去找寻。（第 211 页）作者特别指出，在融合凯拉姆和亚里士多德哲学的过程中，迈蒙尼德不同于阿维森纳、安萨里等人，“他明确拒斥神秘主义元素”，这在 13 世纪地中海思想世界中哲学、凯拉姆、神秘主义三元合流成为主流的大环境下显得曲高和寡，导致他的这一主张鲜有追随者。（第 168 页）迈蒙尼德倡导的理性主义只是隐伏于知识精英群体中传承不绝，再次大显于世、为犹太传统重又正视，要到近代犹太启蒙运动（哈斯卡拉）兴起之后了。（第 222 页）迈蒙尼德的思想创造历程及其《迷途指津》的历史命运，从另一个方面证成了文明交流互鉴在犹太思想发展中的作用和意义。

六、余音：来自本书的启迪

历史已经证明，犹太教的发展有赖于文明之间的交流互鉴，始终站在文明交

JEWISH STUDIES

犹太研究

第25辑

汇处的犹太教显示出强大的创新生命力。该书展示的迈蒙尼德宇宙生成论思想的形成和演进,以及整个迈蒙尼德哲学甚至整个中世纪犹太哲学,都是在融合阿拉伯哲学和犹太思想的基础上形成的,也正是在这种不同文明交锋与激荡的过程中,原本古老的思想得以再现勃勃生机,自我封闭的文明必然没有前途。犹太学术研究也需要吸收犹太思想形成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思想传统的研究视角,并呼吁和邀请这些研究者的共同参与。犹太研究(Jewish Studies)自带跨学科的属性,本应该走向更为广阔的天地,而没有必要如同传统犹太教守护律法那般“设屏藩”。唯其如此,方能避免“盲人摸象”、不识大体或者误以枝节为根本的尴尬。然而现实的学术研究却显示,不同学科之间的协作共融以及由此而来的原创性贡献,不能尽如人意。

《迷途指津》汉译本问世以来,只是在犹太研究内部出现了寥寥几部(篇)研究论著,如此的关注度和研究力量的投入远远不能符合其在犹太传统中的经典地位,遑论犹太研究群体以外。希望该书的出版,在贡献于汉语学术界迈蒙尼德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的同时,更将助力于学术界以及大众读者了解犹太哲学融汇文明众流的知识生产和创新能力。该书还将为跨界、跨学科研究提供一个样板和典范,我们期待今后的犹太研究能够与相邻学科密切协作,共同进步。